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珊瑚網卷二十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檢討臣李鼎元

謄録監生臣朱上林

珊瑚網卷二十

明　汪砢玉　撰

法書題跋

古搨王右軍書樂毅論石本

舊傳樂毅論逈羲之親書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蹟惟樂毅論是石本其後隨入昭陵朱梁時耀州刺史温韜發陵得之復傳人間在宋高紳為

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視之乃樂毅石刻覆於下也而已斷裂矣遂載歸完理緝綴櫝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世之傳布皆止於海宇則其碎而不可緝者良可惜焉迨紳子安世物故轉屬趙立之處其重模者猶有趙立之印一云公主以偽本易之原不曽入壙然聞梁模本為餘杭公主所珍耳又董逌以文皇於右軍書特留賞蘭亭樂毅論别一小函貯之太平公主私取樂毅論以歸及籍其家咸陽嫗竊舉袖中投之竈下香

間數日則原書故在紙也崇禎戊辰改元長至日得此付官奴本於項氏為墨林鑒藏丰神奕奕其整密處足以鉞砭大令之放蓋六本中之精好者無論停雲餘清諸鐫懸絕即予家宋搨修內史本褚河南臨本亦逕庭矣真下一等者乎因名之曰咸陽香帖　檇李城南汪砢玉識

時西席高公玄見之曰此右軍晚年筆也蒼勁中每帶拙趣且紙墨迥異蠹紋斑駁其為皇祐以前所搨

奚疑正鑒賞間曹友瞻明俄至一覩此帖即下拜曰願借三日以繹弘景所論極勁利而非用意處攜去後旋懇公立致予欲償原值俟摹百本始璧余念夙好聽之究為據舷之索可勝悵悵李太翁君實因云樂毅論尊之者以為右軍訓子之式詆之者以為六朝僞迹出殷鐵石之手至沈存中云三館楷書非不精不麗求其好處到死無一筆世所傳樂毅論正是三館楷書耳兒淵好摹帖余聊以是言解之　石墨

池外史砢玉再識

宋秘府黄庭經　鑒定有金華戴良叔能䟦

宋諸名賢論黄庭衆矣然但辨其非换鵞物卒未嘗定為何人書雖米南宫亦第云並無唐人氣格而已至黄長睿秘書始以逸少卒於昇平五年後三年為興寧二年黄庭始出不應逸少先以書之意宋齊人書然不可考矣予按陶隱居與梁武帝啟已有逸少名蹟黄庭勸進等語隱居去晉為近當時已悮有此書則此書雖非

逸少筆其為晉宋間名人書無疑而趙魏公以為楊許舊蹟豈别有所見乎唐石刻數種並佳傳流近代轉亦失真無足觀者此本紙墨刻搨皆近古有宣和紹興印章想曾入秘府且陶學士跋語甚詳字比諸刻瘦勁涪翁所謂徐浩摹本為是都玄敬不知何縁得之以遺從文慶雲今轉以付余亦楷法中第一等帖自可寶也癸卯上巳日徵明記

西麓堂鷟羣帖 又為鍾王小楷

右黄庭西山初搨也當西山完刻時以黄紙印數十本而京兆殁其刻遂流落于星源潘氏又數十年為華氏孫氏再後方入吾家今以家刻與此本較之雖先民矩矱具存而字畫之間不無肥瘦具眼者自能辨之青嵐道人識 崇禎庚辰小春日金陵曽子與過予出示子與浪臣子也有芒氏記

孝女曹娥碑 倪雲林跋已刻在停雲帖不錄

右軍昇平帖未變鍾法於露字初筆可見逼真剋捷此刻尤為分明當是佳本張紳識 士行雲門

右小字曹娥碑越州石氏所刻古雅純質不失右軍筆意余平生所閱不下數十本俱不及此張雲門倪元鎮皆好古博雅之士其題語珍重如此可寶也元鎮題為辛亥歲葢洪武四年在當時已不易得況今嘉靖壬子相去百八十一年又可多得邪太倉顧君出以相示漫識如此是歲冬十一月十日徵明時年八十有三

宋搨十七帖　評考詳格古論内朱文公跋及弇州四部稿竹懶六硯齋筆記

右軍十七帖中間多與淳化法大同小異後有唐文皇押字者為館本黄長睿云右軍草書十七帖最為可師此書中龍也　松巖居士識

宋搨聖教序 玄奘求法事與品題刻王元美集中

右軍諸帖惟聖教序在行草間極有益學者近世文太史書法多出此世争購之無奈残闕失真而全瓦始出至不可辨此本鑒定宋搨無疑為唐君少夷家物具見博雅　王世貞

右軍書蘭亭為最然定武本不可復得其次莫如聖教序雖本緝集自唐迄今碑故在長安學之甚也余兩至長安摩挲其下不能去雖斷碑惡搨以為尚有典型況此是宋元間搨本學者易得蹊徑宜其為書家珍襲也第搨久則刻殘刻殘則畫細學者又當求之言外 王世懋

右軍書法近世最重者淳化閣本即二王帖十七帖不能埒蓋全在選刻之精存真跡也今繆傳者夥而閣本

絕少欲見右軍真面目無如聖教序其集字摹刻皆出一時國工視宋所彚集摹刻高出數等此冊尤是舊本精絶之甚當作書家上乘具法眼者展冊便得之　周天球

羲獻法書　元人一十二跋當代三鉅公續跋

王右軍東方贊大令洛神賦　後刻普通三年正月徐僧權等天嘉二年十月廿三日中書舍人朱异

不學蘭亭貯屋梁窔妃曼倩出裝潢王家舊物存羲獻

絶勝遺金發窖藏 商丘宋犖 吳逸士萬象 宋子虛翠寒

晉人真跡千無一真往往皆唐人臨摹唐摹既少米氏所謂石刻高者可降真跡一等此二帖紙墨絶佳借觀畢日得其妙處 汾亭石巖 石民 贍印

右王右軍東方畫贊唐人歐陽率更得其筆法而自成一家者大令洛神賦閒以章草柳誠懸嘗謂子敬好寫是賦人閒合有數本此其一焉者似不誣矣故鄉先生海粟王君舊有此二帖未及臨池而先生没其仲子東

字起善者得諸故篋即成軸以襲藏是亦以手澤之氣所存非特為古人翰墨之重也　蘇人錢良右敬題錢氏翼之

二王翰墨妙絶今古筆法初本鍾元常後世尚王而少及鍾者亦猶周公孔子尊孔而不及周也友人王起善一日見示右軍書曼倩畫賛大令書洛神賦是其尊人海粟公所藏誠先朝故家舊物起善宜珍藏之毋為蕭生所惑也　元統乙亥中秋日吳壽民書於蘇臺寓舍

仲仁父

書法以隸為楷世謂之隸楷漢魏而下鍾元常善隸書尤工小楷晉王右軍得其法所書樂毅論黄庭經東方朔畫賛各臻其妙右軍亦自謂他書多不及之故其轉折端方一波一拂遒勁妍美若雅士立朝垂紳正服濟濟儀容復如蟬翼鳥翅俱有翩翩自得之狀大令所書洛神賦非止一本是書多用章草法漢魏風軌燦然可觀二帖皆石刻中善本况得覩其真跡者又何如邪

顧復 顧氏仁甫

曼倩儀形漢廟堂洛神賦韻魏文章千金石刻人爭購筆陣猶堪藏二王 弋陽山樵李瓚 李子邕氏 墨印

憶四十年前客丁景仁書館題此詩白雲師持以見示瞬仰疇昔為之歎息不置 瀼居

二王筆札為古今書家宗祖言書者必稱羲獻雖父子之序當爾而書之等第亦繇是而見焉然子敬嘗自謂其書過父至觀題壁乃始心服是卷以二帖合而為一

豈無意與和氏之璧截肪而凝雪使天地間有二焉亦不並色矣　汴段天祐

由籀而篆篆而隸隸而楷楷而至二王蔑以加矣此東方畫賛洛神賦確乎見重於後世也近攻隸書者自負軼出江左追踪漢氏凡稍涉永和法者則訾之曰此晉字也使誠知晉字為六朝唐宋之冠則無是語惟其未見二王真處輙于似晉者而輕肆雌黄之口而于二王其何傷于日月乎王起善家藏二帖雖是碑刻精神韻

度自是絶塵他日有謦晉字或一見之豈不愧汗浹背乎
至元二年丙子歲夏五月八日天台舒叔獻書
兩帖古意混然與世俗諸本頓異視規規然求其形似
而無神情者相去遠矣盖學柳下恵者無如魯男子要
當以此評書可以得古人彷彿至正十有八年秋七月
廿六日趙郡蘇大年凝澗軒中題
法書家王右軍畫像背洛神賦有矜莊嚴肅之象今觀
此刻信然而大令以章草法書洛神賦尤為奇偉王君

其寶藏之　朱德潤題 澤民
谷陽龔先生子敬為僕題唐丁府君墓銘有云祖子孫
一氣雖遠猶親古人所以嚴祭祀之義今觀起善遠祖
右軍大令二帖乃其先子海粟齋所藏手澤存焉展卷
起敬　濟陽生丁應榮 景仁
書法流傳晉及梁石紋中斷象天潢君家自古家雞在
松墨精微更世藏　晉賢妙筆陣堂堂鑒賞元暉繼
阿章父子吳興生聖代風流彷彿似諸王　至元丙子

暮春重觀於起善齋用宋李韶奉題應榮

二王真跡宋御府所藏合三百三十餘紙靖康之難悉廢於金人之手矣今或遺逸於世者去晉益遠楮朽墨闇莫辨真贋而卒壽其書流傳天下則幸有石本在耳模刻者之功于是乎可賞若此二帖又二王之名書也然較之世所傳諸帖體格殊異蓋彼皆短牘小簡信筆數行如樂毅論黃庭經與此背則全篇成章宜其嚴整不苟異于他書而褉飲序出于觴咏游騁物感興廢之際

筆意飄逸又不可執一論若洛神為子敬平生所好寫亦用意之書也然自昔人所見惟自嬉至飛十三行耳此獨得其全文何耶陳味道先生挾此示余城東之續古堂因歎二王書如雲行太虛態度不定觀書者又如魯僖登臺使每歲分至啓閉皆八表同昏之雲雖不望可也　吳寛題

山谷嘗謂東方畫贊墨跡疑是吳通微兄弟書以其遣筆結字極似通微書黄庭外景也又疑洛神賦非子敬

書謂宋宣獻周滕部少加筆力亦可到今觀此二帖則山谷之論其未然乎必有能辨之者王鏊之濟

余生平所見方朔先生像贊多矣獨此本最為古搨而書法迥别蓋北本與南本異也大令洛神賦有楷書全本有十三行世多翻刻章草小書則僅見此種而已二帖是吾吳世傳舊物諸跋尤勝自宋迄今最近者為吳文定王文恪亦垂百年况前此皆宋元間名人筆乎跋至弋陽李瓚而丁應榮詩尾云用宋李韶知前此為宋

人無疑矣二帖在宋時為人寶重如此又三百年後入余手那得不視為至寶寧但云下真蹟一等而已嘉靖中吳中刻二王帖選中洛神賦從此本翻出者徒具形似觀此便當燒却　萬歷丁卯夏六月廿㮣謹識

再應榮所謂宋李乃宋元李瓚二人非謂宋時人也然觀瓚再題云此十年前客丁景仁書館題則前題時亦當是宋末矣豈此帖在宋時歸丁應榮後歸王海粟而應榮復為之跋邪不然海粟父子寶是帖已歷宋元二代

卯 戊子春正月世懋又題

王大令保母帖

保母碑雖近出故是大令當時所刻較之蘭亭真所謂固應不同世人知愛蘭亭不知此也丙戌冬伯機得一本繼之公餘丈得此本令諸人賦詩然後朋識中知有此文丁亥八月僕自燕來還亦得一本又有一詩僧許僕一本雖未得然已可擬世人若欲學書不可無此僕有此猶恨驅馳南北不得盡古人臨池之工因公餘出

亦令人重歎　孟頫

撞破烟樓固未然唐模晉刻絶相懸莫將定武城中石
輕比黄閟墓下磚

姜侯才氣亦人豪辨析區區漫爾勞不向驪黄求駬駿
書家自有九方臯

臨摹舊説范新婦古刻今看李意如却笑南宫米夫子
一生辛苦學何書

千年欝欝閟重泉甃出還隨刼火烟嶄惜乾坤如有意

流傳君我豈無縁　漁陽鮮于樞伯機父題

保母帖藏于項氏鶩羣閣此碑乃獻之為乳母書手鐫于磚上高尺一寸濶尺五寸餘前有小研影書類蘭亭約二百許字磚已裂為二片後有元人題語及詩數十首兹僅録二公所書見世人極重蘭亭不過歐虞所模唐工所鐫未若此本大令所自刻承旨因有固應不同之語玉識

瘞鶴銘并序

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于華亭甲午歲化于朱方夫其未遂吾翔寥廓邪奚奪之遽也乃裹以玄黄之幣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

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迺徵前事出于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辰玄門去鼓華表留聲我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其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荆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侶瘞爾作銘瘞音系

瘞鶴銘見稱于世不在蘭亭之下但以其僻在荒寂

山僧嬋于蕞搨紿云崩裂墮江人間旣少其本雖京口士大夫往來山中亦以僧言為信吾師南濠先生家藏硏刻甲于東南嘗錄其文悉加題品為金薤琳琅凡數十卷獨以未得此銘為恨邇者放舟京口冒雪渡江果得于山石之下親搨以歸由是此銘復傳人間而僧亦不能隱矣昔姜白石有蘭亭考俞壽老有蘭亭續考元慶敢竊其義取古今論辨輯為一編名之曰瘞鶴銘考天下後世豈無同余之好者乎

正德戊寅正月十日姑蘇顧元慶謹書

攷古者徒辨其非逸少書苕溪漁隱以為後人或同此號蔡君謨云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書迺張舉本與此本有異而上皇山樵下作闕文銘後有丹陽宰四字卲亢本與此本亦小異銘後有丹陽仙尉江陰真宰八字豈此刻有三石耶是則考古者所當鑒定也　雲在遲王識

于洗鶴竹嶼

智永真草千文 智永名法極為羲之七世孫

永師鐵門限帖以律召調陽為真本俗稱律呂為誤蓋草名似呂其義則以閏餘對律召也楊文公談藪以此文中闕字太宗令王著寫足之王肯堂太史嘗見墨蹟用大麻紙真書頗類今中書體絶與石刻不類雲間沈度學士兄弟乃步趨此老耳 方折子識

金陵棲霞寺碑 陳江總撰文 莫雲卿藏

正德丙子余以應試始至南畿若清涼牛首靈谷雨花

臺及聚寶門外諸勝處無不遊而攝山則未一到嘉靖癸卯歲得交于雲浦盛君君雅有棲山之志寄余棲霞二大字圍竟五尺許甚妙然無書者姓名或是蔡君謨筆甲子之歲偶得棲霞寺碑乃陳李沛書後為宋僧懷則翻刻字畫全擬懷仁集右軍書體而篆額題刻云借有朋暇日雨牕因手製成冊是歲乙丑九月霜降後三日謝湖老嬾漫記于嘉趣堂

九成宮醴泉銘 繡水汪氏鑒藏

歐陽率更書米海嶽稱其真到内史石刻惟醴泉銘化度寺二碑特妙化度缺其半醴泉銘文字可讀者皆後人重摹此本雖有缺文乃宋搨致佳下真一等者也

董其昌觀于墨華閣因題

晉人論詩不取楊柳依依而取訏謨定命遠猷辰告以為偏有風人之致書得其此眼應不置伯施信本于山陰廡外也然必得宋精榻如此本方堪游意耳玉水其什襲之　崇禎戊辰二月竹懶李日華題于漱雲齋

九成宫即隋之仁壽宫唐文皇避暑宫中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甘勑魏徵撰文率更令歐陽詢書之書斷謂率更正書出大令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虞伯施稱其不擇紙筆皆能如意高麗亦知愛重遣使請之其名大如此弇州謂信本書太傷瘦儉獨醴泉銘遒勁之中不失婉潤尤為合作眉公以此帖如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氣完腴能令王公屈膝非他刻可方駕也余未墜地時家甫得之於項氏其間缺字為

文徵仲所補裝潢又得文氏善工尤足愛也　砢玉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跋　碑刻尚存八百餘字世無翻本隻字皆珍

大德十一年倉龍丁未秋九月十有七日嵩翁盧摯與友人太原劉致時中醴陵李應賓仲仁觀于宣城寓居之疏齋

唐貞觀閒能書者歐率更為最善而邕禪師塔銘又其最善者也至大戊申七月時中袖此刻見過為書其後

吳興趙孟頫

歐書世所傳者九成宫碑邕禪師塔銘見者或鮮嘗觀
宣和内府所藏荀公曾帖其清勁精妙與此帖殆無異
宜乎為世所寳也至順龍集壬申十月初吉迂翁　雲
中趙世延德敬父觀于金陵之筠雪齋
歐書遒勁清古後世所師法者邕禪師塔銘又為之冠
石刻羽化已久江南故家間見一二本皆未若此本之
妙也為報自然宜什襲藏之雖有黄金白璧不可換也
至大辛亥窮臘十有二日如是翁聊城周馳景遠書于

金陵之寓舍

吾家率更妙墨流傳人間甚多邕禪師塔銘乃其絕佳者此帖臨摹鐫搨又其絕精蓋是舊本　至元庚辰二月丁亥歐陽玄題李宗道所藏

此碑蓋書于貞觀五年十一月以後九成宮銘則六年四月也不知孰為後先而此碑尤精絕視九成宮又為藏鋒豈一時之刻者自有工拙耶　再至元六年歲在庚辰三月初吉蜀郡謝端題

歐陽率更書姜白石以為追踪鍾王今觀此石刻尚使人驚絶矧真蹟哉因知白石之論為信然此化度寺碑蓋舊本收者宜寶藏之 至元六年嵗庚辰三月十六日康里巎書

此帖之妙不獨書法摹勒之工亦非後世所及近年趙文敏公書法為天下第一而刻者得其形神百無一二則知古今之殊可歎者多矣今日即使歐陽信本復作豈易得此刻工耶至正改元二月既望揭傒斯書于京

師樂道里程文憲公故宅之西軒

趙子固評楷書以化度寺九成廟堂三碑為古今集大成舍是他求是南轅而北轍也今來京師見化度舊本三其嚴勁縝密神氣深穩始悟子固之言為然况模搨之工如此本者尤難得也　王沂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為妙品鄭漁仲金石畧所載凡二十三種而行于南北者惟僧邕塔銘及醴泉銘而已二銘多所翻刻南本失于瘦北本失于肥殊無精絕

之本濂嘗于越見胡文恭公所藏醴泉銘肥瘦適匀精彩煥發識者定為初刻今觀此塔銘其精神絶與之類誠可寶玩也塔銘尤信本得意書姜堯章謂勝于醴泉駸駸入于神品其亦知言哉元諸大老置品評于其間者凡數人濂尚何言庸掇拾緒論而書于左方云 洪武八年七月十五日金華宋濂記

皇甫府君碑

歐陽名跡入宣和内府者凡十四紙皇甫碑其一也皇

甫君名誕仕隋死于漢王諒之難邱典殊不薄後以子無逸貴于唐始克樹碑然于逝者未免有黍離之悲也乃吾家所藏此帖所謂筆畫險勁若鑄鐵所成較重模石本大逕庭矣　平陽紫源九裔王識

虞恭公碑石在陝西邠州宜祿巡檢司

率更書溫虞公碑為真書第一筆學者率先學此弇州謂如郭林宗雖標格清峻而虛和近人他書不免作李元禮謖謖松風矣余家舊藏此榻鈌落過半至字畫遒

勁不在醴泉化度下也　樂卿父識于雪巢

夫子廟堂碑

陜刻有孔子廟碑是唐僧夢英篆書夫子廟堂碑是虞永興真書唐人絶重之以為青箱至寳昔人有收得虞永興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之獲卿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研一枚房村二字得芊千頭隨人之好淺深今余所得虞本如層臺緩步高謝風塵決非五代王彦超重刻冝字字珍之也　玉水識

破邪論序

虞伯施世南書蹟本自希而楷法尤不易得小者惟破邪論序大者夫子廟堂碑而已破邪精能之極幾奪天工所以不入二王室猶似不能忘情于蹊逕耳當時永興與傅公同朝自當以博雅亮直相契許而此序誹亢不假借豈非二義互讐各精護法故耶　瑯琊王世貞題

褚登善書陰符經

陰符經古未有自唐初褚河南先後奉命書百七十卷

今石刻存者貞觀六年行草一卷永徽五年正書一卷而歐陽渤海亦有貞觀六年正書一卷其大小皆踰黍米而皆絶妙又道藏内隂符經數十種注釋亦如之獨趙文敏書最為定本葢據歐陽本也　弇州山人識

褚書聖教序記

余家藏褚河南聖教序後題永徽四年歲次癸丑十二月戊寅朔十日丁亥建皇帝在春宮日製此文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婉媚遒勁波

拂處遒健如鐵線蓋善本也又本永徽四年歲次癸丑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建中書令臣褚遂良書又本龍朔三年歲次癸亥六月癸未朔廿三日乙巳建大唐褚遂良書按遂良以永徽六年貶潭州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歲餘卒未嘗生及龍朔也遂良于貞觀末為中書令後罷永徽三年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四年進尚書左僕射是余家所藏本為原刻無疑乃三本字有肥瘦方圓寬緊之不同也兹豈石才叔蒼

舒所得者耶文潞公愛翫令子弟臨之出示坐客盛稱公者為真才叔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潞公大哂客赧然余今有類是矣　玉識

薛稷雜碑 時語買褚得薛不落夬謂少保嗣通書法有舅氏褚登善宅相也

書貴得法然以點畫論法者皆蔽于書者也求法者當在體用備處一法不亡濃纖健决各當其意然後結字不失踈密合度可以論矣薛稷于書得歐虞褚陸遺墨至備故于法可據然其師承血脉則于褚為近至于

用筆纖瘦結字疏通又自别為一家然世或以其瘦快斷至到又似不論成法者也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後世不謂昭不及繇者觀其筆意他可以不論也　董逌跋

歐陽通書道因法師碑

道因與玄奘同譯經者見高僧傳碑文亦宏麗饒其家言然去簡栖頭陀不啻一小刼耳評者謂歐陽蘭臺瘦怯于父而險峻過之此碑如病維摩高格貧士雖不饒

樂而眉宇間有風霜之氣可重也余嘗謂皇象文武索靖載妖帖章草中鳥迹筆者顔真卿家廟茅山碑正書中玉筯筆者蘭臺道因碑正書中八分筆者此未易為俗人言也王家有是搨正合元美跋尚有通書摩利支天經也

孫過庭書譜過庭官至率府録事參軍

昔人謂孫參軍書譜如食多骨魚得不償失以草書難讀也又謂千字一律如風偃草短之蓋落筆喜急速要是其自得趣耳董逌云陳留孫虔禮好古博雅工文詞

作草書咄逼羲獻尤妙于用筆雋拔剛斷出于天材非功用積習所書善臨摹往往眞贋不可辨文皇嘗謂過庭小子書亂二王則似眞可知矣其書譜凡三詳弇州跋中　平陽千頃生識

唐搨孝經 八分隸書注作小隸字未有御跋草書字方三四寸甚妙

唐玄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適之等題名韋郇公陟稱彭城縣男蓋自吏部侍郎出為河南採訪始襲公爵此本封耳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本傳之

闕書法豐妍匀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俊可喜當其時為林甫所蠱媚極矣猶知有是經耶三子同日就隕屬鏤南内凄凉廢食厭代唐家父子如此循覽遺跡為之慙慨　元美　玉得此刻于高明水令以之易緑端貢硯

李北海雲麾將軍碑

碑在良鄉學舍黎秘書嘗托邵長孺物色之已裂為柱礎委榛莽中李宛平犖嵌縣壁顏其齋曰古墨然雲麾碑有二其為李秀者僅存二百許字餘漫漶不可讀此

為李思訓以畫名者而碑辭絶不之及蓋古人以藝為諱耳王元美云李北海翩翩自肆乍見不使人敬而久乃愛之如蔣子文佻達好酒骨青竟為神也吳興習之加媚似猶未得其遒　嵋山子識

陳州刺史李邕書東林寺碑有重摹者

趙子固以北海學子敬病于欹側董玄宰以右軍如龍北海如象𧢾是刻與娑羅樹碑有出奇不窮也　樂卿

前陳州刺史李邕書岳麓寺碑論邕及得罪顛末悉元美四部稿

李栝州寫碑有八百本獨岳麓最勝松雪亭林碑悉力摹之三鼓而氣衰矣董思白甞語余曰碑版文以李為宗則方正而有姿韻信然　陳繼儒題

李北海麓山帖在雲麾娑羅之上岳麓之下　眉公

栝蒼太守李邕書葉有道先生神道碑

縉雲記葉法善隱松陽夘酉山中嘗為其祖葉國重求郡守李邕碑文文成并求書邕不許法善乃具紙筆夜攝其䰟使書畢持以示邕大駭世謂之追䰟碑今余家

所藏此刻為舊搨適逸豐美可冠李書諸碑末行作數點傳是其魂寫至此聞雞唱欲急去故匆匆輟筆耳亦異矣　昆飛居士汪砢玉識

張長史郎官壁記

董逌稱此書隱約深嚴筋脉結密又云守法度者至嚴則出乎法度者至縱而不可拘弇州謂旭以草聖名其楷法獨郎官壁記為最所藏九成廟堂化度虞公諸楷帖皆辟三舍矣此刻為重樵董玄宰云張伯高郎官壁

記世無別本惟王奉常敬美有之陳仲醇摹以寄余知學草必自真入也　有芒氏蕞書

宋搨顔魯公書華嚴帖 卷首有羅氏世家印

真卿承聞大華嚴會已遂圓成取來日要詣彼隨喜如何幸周副老草不悉真卿頓首和南澄師大德侍者十日敬空　鄴王書府藏記　楊徽之蘇易簡張洎錢易同觀于玉堂之署

右魯公書最佳頃年長安見于羅鄴王之猶子今復

舉以遺余自此當永秘巾箱也　范質

襄蒙示魯公真筆歎服不足輒書短句莆田蔡襄

魯公筆跡世無倫隶木傳摹多失真沙河千言宋開府潁川八段張敬因華嚴勝會多寶墨澄師大德彼何人錦囊玉軸勤愛護猶可流傳五百春　嘉祐元年十月滕軒書

顔書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文岑勛撰文徐浩書額

石刻在西安天寶年間僧楚金建塔行法華懺前後道

場感舍利凡三千七十顆後葬舍利復建道場又降一百八顆畫普賢變于筆鋒上連得一十九粒莫不圓體自動浮光瑩然事在法華經中歷過去未來阿僧祇刼世尊說法此佛即現寶塔空中讚美蓋佛惟空是以常在常現常㣲耳弇州以此帖結法尤整密但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公書如東方畫像家廟碑則天骨遒峻風稜射人也十種加成信者識

顏平原與劉中使帖

近聞劉中使至瀛州吴希光已降天慰海隅之心耳又聞磁州為盧思道所圍舍利將軍擒獲之吁天慰也無款

思道一作子期

右唐太師顔魯公書劉中使帖真蹟載宣和書譜南渡後入紹興内府至元丙戌以陸東之蘭亭詩歐陽率更下闕帖真蹟二卷易得于張繡江處此帖筆畫雄健不獨與蔡明遠寒食等帖相頡頏而書㫖慷慨激烈公之英風義節猶可想見于百世之下信可寶

也三月十有三日大梁王芝再拜謹題于寶墨齋

北燕喬簣成仲山觀

顔太師書世不多見不肖平生見真跡三本祭姪李明文馬病此帖祭姪行草馬病行真皆小而此帖正行差大雖體製不同然其英風烈氣見于筆端一也此語豈可為不知者道哉　鮮于樞拜手書

魯公書存世嘗見李光顔太保帖乞米帖馬病帖頓首夫人帖祭姪季明文允南母殷氏贈告明甫告井

此八本觀于此書端可為鈎如屈金點如墮石東坡有云書至于顏魯公誠哉是言也時大德九年歲在乙巳冬十月廿五日集賢學士通議大夫張晏敬書

張晏私印　逢山彥青　端木家傳　襄國張氏　皆朱文

瀛州帖視魯公他書特大而凜凜忠義之氣如對生面非石刻所能彷彿也余生平獲見真跡二小字麻姑記與此耳嘗有云桃源在何處乃見世道汙所以顏魯公細字記麻姑闕近荒忽特賢者適闕多闕世

降俗陋假異境以明其志殆予欲居夷雖魯公忠貫
日月而感忻常固不待售書名于代况筆精墨妙若
是耶昔桓彝渡江傷晉之弱及見王導輩語則知有
闕臣之地余于是觀公闕之快亦知夫唐爵未息
歟史侯處厚尚義士也曠歲月而得之既得之非尚
義者不出示非其人處厚知所尚哉錢塘白珽謹題

白珽　湛因
玉父　子

右唐魯郡開國公太子太師顏真卿字清臣書劉中

佚帖真跡四十一字公嘗學書于張旭得屋漏痕法

衍游京師覽公書最多衍之所藏送辛晃序顏昭甫

殷夫人二誥爭座位帖朝回馬病帖皆經宣和紹興

御府然俱未若此帖之雄放豪逸豈特入季明之室

將與元氣爭長昔人云書一藝耳苟非其人雖工不

足貴也惟公可以當之至大已酉中秋日拜觀于蘭

谷大卿丈之第茅城田衍題

太平之日生長京師乃得曾觀諸公法帖故能考其

筆法辨其真偽也如顔書且勿論碑本今專審其墨跡如乞米李太保馬病皆真行祭姪文行草字如錢許大四帖相若皆白紙頓首夫人行書潞黄紙字亦錢許大昭甫告正書甚嚴整有力白紙字亦錢許大全肖碑刻允南母告寸五大字筆力不及白紙此刻中使帖字最大觀其運筆點畫如見其人端有闓捷慨然效忠之態真希世之寶也時于明牕淨几展玩之餘收卷三歎後之學書者非不屬志米芾所為

心會而手不遂也飲中嘗用東坡硯山谷墨敬書于

勸學齋

鮮于伯幾題祭姪明文天下法書第二吾家法書第

一此又題劉中使帖漁陽筆法信有所自名不虛得

此卷余已刻之鴻堂帖中董其昌觀因題

余所見顏魯公真跡爭座帖前半鹿脯帖自書告身

朱巨川告身皆喁喁未暢及見劉中使帖拳大行草

書青紙上忠義之氣森然橫人始知世間自有此真

物非可偽襲者法書中神品第一後元人跋亦佳文徵仲一簡大得此帖筆意其中帶字亦作一行寫于此見古人真趣　眉公居士

顔尚書與郭僕射爭坐位帖

論坐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安氏析居分而為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併得之相繼入内府今前段至行香止為項又新所藏又新出以示余故搨本也廣川書跋稱是顔書之烜赫者弇州謂稿草耳無一筆不作晉

法所謂無意而出從容中道者也

柳河東謝人惠筆帖

近蒙寄筆深慰遠情雖毫管甚佳而出鋒太短傷于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磔有憑管小則運動有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頃年曾得舒州青練筆指揮教示頗有性靈復有管小鋒長者望惠一二管即為妙矣

公權

柳尚書極力變右軍法蓋不欲與稧帖面目相似所謂神奇化為臭腐故離之耳凡人學書以姿態取媚鮮能解此余于虞褚顏歐皆曾彷彿十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趣右軍也　其昌

懷素藏真律公三帖　周越諸跋俱刻帖中

三帖乃游絲筆縈回仉渺中有挽强飲石之勁至不易得董逌稱其真出鍾草出張真字不見于世惟草獨傳

體製該備迥出唐諸子也　越燕裔玉識

宋蔡忠惠萬安橋記

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遒麗當與橋爭勝結法全自顏平原來惟策法用虞永興耳晝錦堂差近之茘枝茶譜不足道也　瑯琊王世貞

蘇文忠公書金剛經

坡書金剛經刻石者二本其一後有甘昇提舉跋為甘刻其一前有篆書十餘字凡坡書擘法多拂起是右軍

臨宣示筆意甘本失之今此舊本也第石理麤漫鋒鍛多中斷耳能大師聽此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大悟不識一字為人說法四十年右軍五十二後便是境界畢千載不可復得為之憮然

羅池碑

子瞻書羅池碑粤西人泛海必載以偕行謂可鎮風濤廼字畫遒勁古雅是公書中第一宜海若之效靈而銘辭為柳子厚其英勃之氣自作明神也若坡公書表忠

觀碑結法不能如羅池老硬亦婉潤可愛

醉翁豐樂二亭記

蘇玉局擘窠大書出顏徐結體雖小散緩而遒偉俊邁自是當家醉翁偶創新䠞翩翩動人無取大雅介甫沿之作誌更成捧心若能于㬑字處用古韻差可耳

馬券帖 太平清話以石刻在陸宣公書院院舊為嘉興縣學

子瞻以天廐賜馬遺李方叔使鬻之而為書券魯直又為跋索十萬錢大是佳話然以子瞻故硬差作伯樂抑

勒牙人亦見爾時詞客之槓耳

黄魯直中興頌後詩

山谷中興頌碑後詩是論宗語俯仰感慨不忍再讀迫急詰屈亦令人易厭書法翩翩有致惜摹搨久遂多失真蓋坡筆以老取妍谷筆以妍取老雖側卧小異其品格固已相當跋尾云惜不得秦少游妙墨劖之崖石少游當亦善書爾時謫藤州故谷念之耳

山谷書狄梁公碑

昔人謂狄梁公事范文正公文之黄文節公書之為海內三絶然文篇法旣俳書勢亦傾側未足絶也黄正書不足存有韻無體故也

食時五觀帖

古有食時五觀乃小乘經猶語耳然不可不時使何太宰王侍中讀之筆法極輕弱而鮮餘味

米南宮天馬賦

墨刻天馬賦筆勢雄强超逸真有千金蹀躞過都歷塊

之氣賦語則不受銜勒膝生禿駒耳徐元玉後題一詩

頗致代興意未敢盡許也真蹟向曾在余家

米元暉書夫子廟記

石刻在吳城中書亦穎秀可愛但結法既不古又乏變

態耳黃魯直贈之書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

章取羲之獻之故事書家不愧箕裘者有大小鍾大小

衛大小王大小歐陽大小米惟小米差弱耳

趙吳興書赤壁賦

子昂大書不如小楷書不如行豊碑大碣螭首龜趺要多非其至者須于閒寛散筆有意無意間求之耳赤壁賦刻之江右王邸中閤亦有金錯刀法雖瀟洒縱逸而不乏矩度與蘇賦俱變體之佳者

虞文靖垂虹橋記

文靖此帖嚴雅中有餘意不失中古衣冠可重也

雪菴茶榜

元僧溥光書茶榜具辭紫方袍底語耳不得禪說真味

書法風骨多遒勁略具顔柳及眉山豫章結法惜胸中無卍字骨令天趣流動而結習未忘超洒不足所書官學士從贈司徒唐不空三藏且然矣

俞紫芝四體千文

俞和元末人紫芝其别號也刻意吳興頗稱優孟此四體尤精然不免露本色耳宋俞秀老號紫芝此君亦號紫芝近俞允文絶不稱號忽刻一印亦曰紫芝三君子皆俞姓皆善書亦大奇事也

七姬帖

七姬誌銘為尋陽張羽撰東吳宋克書文既近古而書復典雅有元常遺意足稱二絶第其事太奇而不情楊用修跋可謂得其隱真漢廷老吏也

豐考功筆訣

筆訣一冊故鄞人豐道生所著道生初名坊以罪竄易今名皆采古八法精語而時時傅以已意其最所宗事者右軍耳兼享魏晉而旁及唐人至宋元及近代則齒

牙餘剩耳其書自古鐘鼎籀篆及小楷行草凡十餘種

種各有法而以筆滯故不能無利鈍吾所謂豊氏有書

學而無書才者此亦一徵也　世貞

珊瑚網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珊瑚網卷二十一

明 汪砢玉 撰

法書題跋

淳化閣帖祖本 松雪翁家藏

書契以來遠矣中古以六藝為教次五曰書書有六義象形指事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書由文興文以義起學者世習之四海之内罔不同也秦滅典籍廢先王之教

李斯變古篆程邈創隸書隸之為言徒隸之謂也言賤者所用也漢承秦弊舍繁趨簡四百年間六藝存者無幾漢末年蔡邕以隸古定五經洛陽辟雍以為復古觀者車日數十百兩其後隸法又變晝真行章草之說興言楷法則王次仲師宜官梁鵠邯鄲淳毛弘行書則劉德升鍾氏胡氏崔瑗崔實張芝芝弟文舒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常常伯將張超之徒咸精其能至晉而大盛渡江後右將軍王羲之之徒總百家之功極衆體之妙

傳子獻之超軼特甚故歷代稱善書者必以王氏父子為舉首雖有善者蔑以加矣當是時江左號禮樂衣冠之國而北朝尚用武其遺風流俗接于耳目故江左人士以書名者傳記相望歷隋而唐文皇尚之終唐之世善書者輩出其大者各自名家逸其名者不可勝數亦可謂盛矣宋興太宗皇帝以文治制詔有司善價徧購法書聚之御府甚者或賞以官時五代衰亂之餘視唐所藏存者百一古跡散落帝甚憫焉淳化中詔翰林侍

書王著以所構書錄二代至唐釐為十卷摹刻秘閣題曰上石其實木也既成賜宗室大臣每人一本自此遇大臣進二府輒墨本賜焉後乃止不賜故世尤貴之黄太史曰禁中板刻古帖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借板墨拓百本分遺宫僚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黒又多木横裂文士大夫或不能盡别由此觀之刻同而墨殊亦有以也甲申歲五月余于書舖中得古帖三卷

第二第五第八明年又得七卷多第八缺第九六月以
其多者加柳公權帖一卷于錢唐康自臨許易得第九
卷始為全書雖墨有燥濕輕重遣有工拙而皆為淳化
舊刻無疑是可寶也自太宗刻此帖後轉相傳刻遂遍
天下有二王府帖大觀太清樓帖紹興監帖淳熙臨內
司帖臨江戲魚堂帖黔江帖卷帙悉同又有慶歷長沙
帖劉丞相私第帖碑工帖尚書郎潘師旦絳州帖絳州
公庫帖稍加損益卷帙亦異其他瑣瑣者又數十家不

可惡記而長沙絳帖最知名者要皆本此書法之帖不喪此帖之澤也余因記得帖之由遂摭其本末著于篇是年八月大梁趙孟頫書

文衡山跋華氏淳化祖石刻法帖六卷

世傳淳化帖為法帖之祖然傳刻蔓衍在宋已有三十二本其間刻搨工拙楮墨精粗雖互有得失而失真多矣然淳化祖刻在當時已不易得劉潛夫嘗得李瑋家賜本謂直數百千其重如此況後世乎前輩辨此帖凡

數條皆有証據今非但不可見雖見亦無據以為辨矣無錫華中甫偶得舊刻六卷相傳為閣本而銀錠摞痕隱然可驗楮墨既異字復豐腴至于行數多寡與今世傳本皆不同第六卷内宋人朱字辨証五條筆跡精妙類蘇書但其間有黃辨等字疑為黃長睿長睿宣政間人出坡公之後不宜引以為據也然予考長睿所著法帖辨與此又似不同豈別一人也寡淺無識不敢自信漫記如此然此帖要非尋常傳刻本也　第七卷朱書

辨證十一條　第八卷無米書　第九卷無米書

文衡山跋華氏續収淳化祖石刻法帖三卷

余生六十年閲淳化帖不知其幾然莫有過華君中甫所藏六卷者嘗為考訂定為古本無疑而中甫顧以不全為恨余謂淳化抵今五百餘年屢更兵燹一行數字皆足藏翫況六卷乎嘉靖庚寅兒子嘉偶于鬻書人處獲見三卷亟報中甫以厚直購得之非獨數卷適合而紙墨刻搨與行間米書辨證亦無不同蓋原是一帖不

知何緣分析相去幾時卒復合而為一豈有神物周旋於其間哉昔趙文敏公求古閣帖凡三易而後完自跋其後謂雖墨有燥濕輕重造有工拙皆為淳化舊刻然則公所得固非一類也豈若此本散而復合殆如豐城之劍有不偶然者試布世之珍也　嘉靖九年秋七月既望文徵明識

華氏閣帖合璧諸跋

予與華中甫平生有書畫之癖而古帖尤所酷嗜每從

中甫求閲所藏必首及此葢刻搨之妙固不待言而其聚散之跡又復竒異當為華氏世寶也　庚子中秋道復書於東沙草堂

淳化祖刻世絶其傳久矣惟有銀錠痕者為真世之所傳若譜系所載不可盡見其所見者皆尋常不足道淳熙之際復摹入石謂之修内司帖葢以閣本不可復得也况今世哉中甫先得六卷刻搨之工世所罕見其六七卷中朱書評皆蘇長公筆且有銀錠痕可據每歎其

奇妙謂他帖終不可續二十年後復得三卷朱書印章悉出原本莫不驚異神物終合中甫寶愛不在子固蘭亭之下中甫視天下之物舉不足以移其所好其所藏法書真蹟若通天進帖顏書朱巨川誥劉中使帖皆世之奇寶余每造其真賞齋必焚香盥手盡出以閱終日忘倦蓋余與中甫忝為書畫友每一見必各出所得所見輒相較量自謂不在海嶽仲永巨濟之下所謂功名皆一戲未覺負生平者也今年癸卯秋九月因閱此帖

見癸未歲所題忽忽二十餘年字弱語稚因折去而重題之　後學文彭敬書文壽承氏

茂苑文嘉鑒定為淳化閣帖祖刻真本後三卷予得之驗其紙墨刻搨收藏印記行間朱書評語與中甫前六卷原是一帙因以歸中甫如珠還合浦劍入延平也歸後十五年為嘉靖乙巳四月再閱于真賞齋敬題其後　肇錫予休承以嘉名氏

卷首有子昂趙氏印及雲房清玩印尾有巨鹿郡圖

書印尚是宋氏裝褫背紙内每每有宋人手簡真蹟尤可寶也華夏字中甫號東沙無錫世家

右閣帖九卷隆慶末年歸于吾鄉項少溪公後于燕京復得第十卷湊完全帙人因競稱千金帖云

考淳化以祖名者緣南唐李主重光所為建業帖經歸宋二徐鑒定至宋淳化間以此帖為祖而損益之一云后主命徐鉉以所藏法帖勒石名昇元帖在淳化前故名祖刻嗣後大觀元祐淳熙俱有摹勒諸州

鎮潭絳汝黔戲魚閱古羣玉悅生箬堂至温陵一搨有四十二家非不人人靈蛇荆璧而以視閣本瞠若也今閣帖有錠紋者世只二本一藏禹州馬氏一藏雲間顧氏有釋文考異需波磔而知人代尋點畫以分郡國辨析幾微卓有定見一藏無錫華氏即項篤部所獲也擁萬玉人玉識

米禮部跋王著定古今書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真偽我太宗購

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精搨定為法帖此十卷是也其間
一手僞帖大半甚者以千字文為漢章帝張旭為王子
敬以俗人學智永為逸少如其間以子敬及真智永為
逸少者猶不失為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李瑋第觀侍
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法
若篆籀體若飛動者皆委而弗録獨取郗愔兩行八十
卷中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柳公權所收跋子敬
送梨帖然于太宗卷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

云又一帖不知其為逸少也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顧何
議著令長安李氏所收逸少帖貞觀所收第一帖著名
已非逸少真蹟餘可知矣獨未知徐璹所訪者何如耳
余抱疾端憂養目文藝思而得之粗分真偽因跋逐卷
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擊節賞我者余無富
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滌一硯展一軸不知疾雷之在
傍而味可忘嘗思陶弘景願為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
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為蠹魚入金題玉躞間游而不

害　元祐三年倦游閣襄陽漫仕米元章書

第一漢章　晉元　晉武　齊高　梁武　梁高　簡文　右七帖並一人手寫僞帖晉武帝當是孝武

第二張芝後一帖是　前五帖並張旭　崔子玉鍾繇長風齊梁人書　皇象後臣象言同章帝一手僞帖　王廙二十四帖同上　謝安前一帖　是後六月帖同上

第三庾翼已向帖　杜預親故帖　王循　司馬攸王邵　劉瓌之　劉穆之　王廞　張翼　陸雲　山

濤 卞壺 謝發 羊欣 右皆與漢章一手偽帖

第四阮研 蕭確（並同章帝） 虞世南臨樂毅論者俗人偽帖

餘皆真 歐陽詢比年亦俗人偽作

第五李斯書（未知何人書） 程邈（與章帝一手） 蔡琰同上 何氏

二帖（歐陽詢） 敬祖鄱陽二並子敬孤不度德亮白二並諸

葛書 懷素同程邈 既移屋 足下並羊欣末有欣

白字

第六適得書 知欲 差涼 比奉對 兄靈 伏想嫂

宰相安和 天不能 疾不退 夫人 想大小 知足下逺不快 智永小注 是月也 吾昨得 張旭 追尋 子敬 疾患 二十日餘可耳 釋文餘字作僕 定登 釋文定聽 右不注出者皆偽

第七初月二日 足下時事吾怪足下 前從洛日月七日 集成 當力 承足下 子敬 蔄侯 足下家極知 僕近修小園 右不注出者皆偽

第八此蒸濕 子敬代父 月半同上 尊夫人 偽 適欲遣書 智果

第九相過終無復日 玄度時往來 前告先以陳慕

容（並無名人偽帖）　薄冷　盆郎書（並歐）

第十吾嘗託桓江州　消息　疾不退　省前書近與

鐵石　知鐵石　玄度何來進　忽動（大唐左衛長史張旭書）

承冠軍故爾復面悲積　還此　得西問　海鹽諸舍

（並未詳何人書）獻之白不審疾　鄱陽歸（右並羊欣）

第八此郡之弊蘇太簡子者謂之與王述書及一昨

得安西及增慨　三帖真蹟自蘇氏歸我家

淳化閣帖十跋

（此帖有顧從義釋文考異最詳盡誠不可不參是跋也）

第一卷漢章帝書嘗是後人集漢章草法如聖教序類
耳王著既謬稱章帝遂有謂千文不創自興嗣者得無
愈失之耶晉武帝書品譜斷賦述俱所不載嘗見米芾
所臨其大小帖幽深無際出有入無自是衛索間風度
賦述僅稱元帝如發硎刃虎駭鷙視孝武如露滋蔓草
風送驟雨文孝王雅薄綿密纖潤至康哀宣明簡文皆
所不載覽其遺墨盡是凡工晉世書法之盛如此宋明
略見賦述齊高頗著能品梁武晉安故是箕裘黃伯思

謂安軍破堙數朝三書糺繞若出一手定為贋作此殆未然帝王書多摹刖前軌不解創構結法偶同亦何緣懸斷耶宣以祖後孫道子以弟先凡梁高梁武判作二人著手如懸鎚何以無半冊六朝史在腹良可笑也丈皇大奇白羽取天下籠葢一世而矻矻墨卿毛穎間工篤若此伯思謂吊江叔藝韞二帖為高宗書㝡夫謂杜把移營亦高宗未有據也夫高中二帝宜不辨菽麥乃高工八法中能五言豈混沌一竅耶叔懷弟也臣也不

當先伯智且置唐後則文孝王亦不必在宋明前皆著誤也

第二卷張有道書變章法創今草為古今第一昔人謂其如清潤長流縈洄崖谷交龍駭獸奔騰拏攫今此諸法帖俱有之米元章以真跡久絶疑為長史書恐長史不便解此目書詞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也與大令同時其結體小疎亦在山陰之下余嘗疑其為大令書又以為張融思光危言載之甚詳八月一帖自古雅米元

章黄伯思謂崔子玉為唐人書無所據謂鍾元常宣示帖為右軍臨書白騎遂帖為大令臨書長風帖為逸少少年時書卻琅琅可據雖然買王得羊尚可況贋元常真右軍大令哉皇象文武帖寫東觀校書郎髙彪送第五御史箴語後一表云是唐人書亦以章法類有道入月帖耳書賦稱其龍蠖蟄起伸盤腹行書斷稱其沉著痛快才力似蔡邕而妖冶不逮肩吾品以上下葛洪謂之書聖然哉張茂先王茂弘一時名臣然俱入能品二

帖風稜高利雅亦相當元子有真淳之稱似未若虎兒
恨不及見耳王氏諸彥無非上乘所謂觸目琅玕寧獨
風範世將兩表評者謂得元常心印惟廿四日帖為高
平三世豪翰評者謂方回章健逸發骩骳蕭稜獨表光
絕覽之故當爾爾衛公自誇得伯英骨與索靖一臺二
妙似不及索安石虛和流動著品不弱帖所云道民者
五斗米道也皇恐再拜政是佞其師尊耳米顛不知便
意非真噫亦輕于持論矣書法至晉魏極矣縱復贋者

臨摹者三四刻石猶足壓倒餘子詩一渉建安文一渉西京便是無塵世風吾於書亦云張華稱丞相王珉稱司徒衛瓘位至太保止稱尚書令皆王著不讀書故也第三卷庾元規書媞子江淮間呼母為媞書籍計是奉母作此人亂天下大舅不下桓元子但才不足耳冀既蹇蹇書法亦古雅第欲遂比野鶩得耶按啟事似上陶太尉者沈嘉字長茂寶泉評其勢捷而踈鷙鳥擊失中杜預二帖米元章黄伯思以書辭疑之過矣晉語雖不

俗故大不可解伯思又謂劉超筆與元帝近因絕外交不應復有此帖絕外交語出自賫蒙然謂其一帖三行存者或即此耳嚴操渙凝皆逸少子鳳毛鬱然懷祖乃有書名坦之不聞其表也今法亦似小拙司馬攸即齊王也凡能品賦云突兀嵩華參差斗牛許之至矣劉瓌之御史中丞代王子敬題太極殿榜者賦稱元賓剛直兩王之次以僻故不能書其索征西前一帖章法純古雖數經摹勒銀鈎宛然劉穆之評者比其類昂藏搴諤

之士紀札誠可疑所謂俗語也張翼逸少歎小人亂真者臨倣乃有餘自運不足王敬豫尊之子見能品陸士龍以下書不甚著羊欣元孔彥琳皆入妙品評者謂羊械若嚴霜之材婉如流風之雲謂孔如飛流懸沫呂梁之水工力故不如羊耳僧虔兩啟結法與王珉乞江郢帖同端雅之極用拙筆時手辦此耶此卷前輩評駁甚衆要之不足論其筆法非後人可及也獨題庾亮為元亮沈嘉為嘉長劉瓌之孔琳之王曇首皆去其一名謂

杜預司馬攸下壼劉穆之王僧虔為侍中山新沓為太守王廙司徒左長史也目為司徒山新沓杜征西司馬獻武王索征西晉人也謝莊宋人也皆列庾太尉王海陵間著不學至此何三館諸公不一糾正

第四卷梁王筠沈約書諸書譜不載王結法殊散緩沈差有意目阮交州在上下品行草入妙竇賦比之激溜懸磴垂條晩青張懷瓘云研行草出大王若飛泉交注奔流不息赫赫躍迅此帖信有之黄長睿槩疑非真過

矣蕭確者邵陵王子寶稱其寛而壯緊而密綽約文質天然超逸所書孝經一則目真偽未可辨也蕭思話庾品下上此帖亦佳梁武帝甚重蕭子雲肩之妙品今所書列子雖志在古雅如十月凍蠅何足師尚張懷瓘云當世多影效子雲肥鈍無力者悉非也此本定贋作不然石本翻易失真出師頌故應佳恨未之見目長睿謂褚河南譎潭府時無侍中姓薛者又謂山河帖是枯樹賦中録出者虞永興大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是碑刻

中録出者真書家董孤也率更行草圍圍寒儉吾未敢服膺懷瓘乃謂其趺宕流通驚奇跳駿不避危險示之二王可為動色羊薄以後略無勁敵豈吾見其杜德機耶夫欲以殘繢斷石寂寥數行而盡千古士難矣徐嶠之浩文賦述稱其婭姹鍾門逶迤王後陸柬之吳郡人書斷入妙品謂其工於倣效劣于獨斷今二帖與薛稷帖皆佳李北海翩翩自肆雖行草不同亦雲麾筆也陳逵晉人為中郎將今列之陳薄紹之宋人為丹陽尹與

羊欣齋名今列之唐王著真村老開卷便供盧胡

第五卷為蒼頡夏禹孔子史籀李斯程邈宋倍衛夫人

古法帖隋朝帖智果帖梁武帝評書及何氏二帖蔡琰

我生一帖敬祖一帖孤不度德亮白二帖懷素右軍一

帖張旭晚後得足下二帖無名氏移屋及意識二帖著

亦以時代錯雜真偽難辨故別為一本目頡文科斗祝

融峰神禹碑絕無此法至史籀皆偽作無疑黄長睿謂

李斯田疇一帖乃李陽氷明州刺史裴君紀德碑語其

字體亦當爾謂程邈所作隸書今漢碑中字此為偽搆
果也宋僧開皇中人仕至校書郎實蒙評其祖鍾而體
疏著亦不曉耶智果書梁武帝評乃袁昂疏有梁武帝
答詔耳書辭不同者深山道士帖為柳產疏為袁崧舞
女仙人為蕭思話疏為薄紹之龍跳虎卧帖為梁鵠疏
為帝誕疏不載王右軍評辭及遺李鎮東程曠平桓玄
范惟均孔琳之帖不載孟光祿何者為正耳吾嘗怪其
訾子敬薄伯英以為未當何氏者長睿謂為不知何氏

以為歐陽率更亦以其書法近之耳敬祖一帖以為子敬語法俱似之或好事者摹其書若聖教序之類孤不度德二帖極與子敬帖中章草相同而差小移屋二行外遒緊飄逸及意識帖俱絶佳後有羊欣二字是欣書也

第六卷為王右軍書開卷頓爾神駱米元章黃長睿謂適得書至慰馳竦耳皆近世不工書者偽作中間結體小疎韵度落凡時或有之謂盡偽作則吾豈敢惟殷生

帖法既淺促又是轃合晉人書語為不得真耳然亦非
郗愔書也七兒帖為之一慨甫過知命婚娶多畢種種
琳球至惡者猶是道韞郎便堪樂死何必阿述始爾飄
然與周益州諸帖意皆佳問君平子雲後然汶嶺游目
終否素願山川濟勝須種夙根耳景風帖謂是賈曾送
張悅文唐人集右軍書果也庾子嵩逸少伯父行今稱
子嵩似亦無害彥國老不得爾晉人固似其父況他人
乎昔人謂右軍内擫大令外拓此大凡也元章諸君子

泥之故右軍筆稍大者涉放者皆定其非真跡不知此公龍爪金錯變化萬端區區蠡管求之毋乃為永和諸賢笑地下乎

第七卷右軍書多神妙都下帖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慨覽今昔朱運所乗賢俊併墜致足推感黄伯思謂初月至前從洛帖皆偽毫髮惝怳間非吾識所能辨也皇象帖楊用修謂勿勿非勿三也係石筆誤然此三字甚明恐是三思之三因促還皇象草故止

之勿三日承足下還來帖後有釋智永字泝放無一筆鐵門限法或云是智永臨右軍書亦非也帖尾謹此代申不具非晉人尺牘語智永自作無疑自慰毒熱二帖云唐文皇臨本當別有據小園子帖米謂大令書似也右軍父子俱在神品安得不交有結法豈因展筆小縱便爾致疑當由內擫之言誤之也十七帖游目汶嶺又復諄諄必欲果此一段奇事然自謂年垂耳順作書後不久當遂之岱矣不惟西游未果汶嶺即岷嶺用古字

升菴辨之甚詳

第八卷昔人謂死罪帖足下各如常帖為非右軍書蒸濕帖大令代又書吾皆不辨然淡悶干嘔咸古字須右軍乃解作此蒸濕帖固一二大令風又焉知非乃公偶為之耶疑操嶶渙咸有家學何據定為阿敬代筆也不去人間而欲求方外此或速獘是際竟語慨然慨然

第九卷大令書神情散朗姿態超逸有御風飱霞之氣令人作天際真人想一時羊中散輩相推尊之光豔騰

踔幾掩乃公梁啓二帝擬之河朔少年又辱之餓隸要之文武之政耳卷中奉對帖是柳家離婚後語雅非敬懐不能作宋司空職遂累大雅玄度帖翩翩敬筆第帖辭曰仁祖欲請爲軍司謝仁祖卒時敬方十三不應便及時事長睿辨之極當但結法不類右軍恐方回書耳薄冷並部二帖米顛辨爲歐陽其險近率更手也如非六朝後尺牘何長睿書絕不及米持論往往勝之者米以法黄以事差覈耳

第十卷大令書吾當託桓江州疾不退至分張帖元章諸君子謂為長史藏真贋跡吾不能辨第謂長史藏真去此尚三舍目合觀伯英草與此結構同恐是大令創草黄長睿所論崇虛觀建自宋明帝泰始四年以此證書之偽亦得之然書筆鬱勁遒發縱出自餘子譬啖恒山紫花梨亦以為快也大令似不分右軍吾不知之習右軍者自虞永興褚河南後不能得一筆大令筆往往落李北海處趙吳興及爾時祝京兆手腕指間當自有

神物司之敬安能强哉 小祇園主人王世貞跋

元祐搨本閣帖

按法帖譜系及輟耕録所載二王府帖即淳化祖搨元祐中魏王從禁中借板搨百本墨用潘谷木多裂文夫淳化太宗元祐哲宗帝凡五世年已百餘且慶歷中詔僧希白模于秘閣去太宗未遠尚翻石以異遐傳寧有百餘年而木板尚完好者此帙墨雖淡而横紋甚夥弁學士巘遽定為元祐中豈有據而然乎抑夫去篆尾之

謂即前有西野逸人禁林近侍二印後有李氏珍賞等印葢宋金陵李泰家物也嘗侍光寧兩朝故有是帖予特定為祖本以示世之博雅　正德二年武功康海題

劉模淳化秘本

宋熙陵淳化閣采歷代法書以棗木刻置禁中大臣執政者即搨賜之此乃劉次莊模刻者復以楷書釋于後與舊刻相伯仲又在嶽廟太清樓之前雖止存六卷是猶麒麟一毛虬龍片甲亦不易得也　汝易袁華題

檇李沈氏淳化閣帖

昔趙文敏公于蘭亭帖有日減無日增之說誠以其贋本之多故也予于淳化閣帖亦云何者淳化帖傳于世者贋本既多雖有真本多遇搨工不知用墨之妙而得其筆意者殊少此本凡四冊盖今兵部主事檇李沈公家藏之物不惟本得其真而且搨時用墨有法致筆意不失為世不多見者惟沈氏子孫其寶之哉 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蕭山魏驥識

御賜官本閣帖

此先朝官本帖賜侍書李部者今歸蔡相家

宣和殿御書 此二十三字作三行徽宗瘦金書於前後有尤袤沈揆跋夬録

社友屠用明嘗謂余曰丁夘秋在武林得此官本閣帖只第八卷貯以古錦囊紙墨之佳目所僅覩遂傾橐得之未幾失去深用怏怏余因舉泊宅篇云前世法書名畫有傳之秘閣者謂之閣本流俗看書但云閣本則翕然稱美范文正公知睦州奏以唐處士方

于配嚴光位于為御史方豢遠祖下鸕鷀原取畫像家無以塞命鄉人但塑一幅巾道服者置之祠中元祐間有旨下諸郡取前賢所寫真命所在如法圖進睦守以嚴方應詔後人見玄英之像豈不謂之閣本哉夫當時所重若此宜乎今之追惜也乃鬱罔筆塵云世以淳化帖為法書之祖然皆王著臨書非從真蹟響搨雙鈎者何以知之余見宋時御府所藏晉人真跡及唐摸右軍帖多矣凡閣帖所載僅得其髣髴

甚則併點畫形似盡失之豈有摹脱真跡而舛盭如是至於賞鑒不精真贋并収連綴蠹蝕不成文理又其小小者也學書者欲據之而希蹤鍾王不亦遠乎知此似可解脱若庸流徒珍贋本又奚啻供玄英像耶時用明索方干秘槁入唐詩統籤因話及此王水

泉州帖

淳化官帖宋時已如星鳳今海内止傳一本是周草窓家物在項庶常所時往索觀咨嗟嘆賞以為神物下真

晴一等此耳閣之支甚多世亦無復存惟泉刻較祖本稍瘦而摹鐫特為蕭灑有生氣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謂是耶吾聞項本初在華東沙史明古家華得其九史得其一文待詔為之和合兩家各稱好事連城不怯延津終年其難致如此第得泉本日夕臨池助以筆意亦是快事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董其昌觀因題

宋搨閣帖泉本第六卷

泉本以淳化法帖翻刻於泉州郡庠至洪武四年知府

古任常以劉次莊釋文敘而刻之仁宗皇帝命取入祕府人不可得而見矣是搨雖僅此卷神情爛漫真泉州善本也聞之先子云古帖不必全即斷珪數行亦是可寶曾憶秋朗叔得東觀古帖一本於吳閶攜歸項玄海見之賞玩不置及玄海檢所藏東觀本恰少此卷即强售補之即此一段奇緣可見物之尤者全與虧從來並行於世樂御藏此以待緣偶何如　戊辰臘月社弟高孟超題

淳化泉本第六是王右軍書向為姚禹門太史所藏後歸先荆翁日置案頭摹玩嘗云搨之新舊較然于紙墨無庸贅也據閣帖考異第六卷差涼帖內二行泉有斜裂紋伏想姨帖內篤字泉模糊其中是本則然他刻完好清明足徵宋搨無疑焉崇禎戊辰臘日余過高公玄居晝禮所供思憶觀音係丘彌陀塑撥瞿仙泥金夔龍阮閣王著之韻帖及泉州殘本乃李霞舉所遺與古半硯結隣者余嘖嘖嘆賞歸而簡得此帖示公玄笑曰我

爾真夜郎王矣然片瓚半璧猶勝瓦礫如山果筆筆為我效用勝人多多許也余首肯久之更泫然見先人手澤隱隱古香間砢玉記

秘閣續帖

元祐中御府所藏真跡除淳化帖外刻續法帖不可得而見矣嗣是徽宗有太清樓續帖孝宗淳熙間有秘閣續帖卷尾題修内司恭奉聖旨摹勒上石此帖不易得其第三第四卷皆右軍書多縱筆變體極可愛内四月

一日帖及後右軍諸子書稱弘白黃長睿謂為偽帖欲去之甚當第文壽承以為中數帖類米老所臨者則非也此帖刻于哲廟初米老書學尚未著不應其摹本已達中禁當是唐人臨帖耳其第九第十所謂賀知章者似二王雜帖語今以歸賀不可知虞柳二君蹟不類平日而甚有好致柳尤遒逸無名二紙其一詩亦唐語其一札似臨晉帖飛白五字出古隸若李懷琳書絕交書壽承以為至精無以加而山谷老人乃謂往在三館於

閣下觀懷琳臨右軍絶交真蹟大有竒特處今觀此十未得二三乃知懷琳之妙如此其所謂十未得二三者尚足馳騖後世也卷尾天監二年至臣雲小楷湘東所進云云行草皆懷琳臨筆今人却作嵇康書媟黷而辨者以懷琳偽康書亦謬也唐人十二月節帖詞既鄙瑣書亦無雅致但結法差駃健中間尚可已王著周越目

大觀帖

大觀帖拓于閣本既燬之後重出御府墨蹟勾填入石

較閣帖眉高二寸有奇與諸行列語句亦多不同主之者為蔡京前標後題皆京筆京事業不滿人意而書學視王著稍勝故所拓有一種雄傑之氣與潭絳諸本厭厭學步者不同婁東楊中秘叔蒞嘗遺余此帖云是汪象先物未知果否 佃水玉精飲人識

太清樓帖

淳化閣帖化身為潭絳泉汝戲魚井欄往往不脫本來面目獨太清樓帖乃遜功帝出秘府真蹟令劉無言輩

摹勒登石無言妙于勢風韵尤勝人謂太清為淳化介弟毋亦陳氏二方難為伯季者耶大觀凡十卷太清復有後十二卷則秘閣續帖僅改其標目耳而益以人間所流傳十七帖及孫過庭書譜云人弇

絳帖

宋尚書郎潘師道用淳化閣帖增入别帖重摹刻二十本于絳州北墨北紙極有精彩比淳化本又高二字陳繹曾云骨法清勁足正王著肉勝之失豈但如昔人以

絳為淳化嫡子乎後入晉王府不易得矣

潭帖

淳化帖頒行潭州摹刻一本與絳帖竝行宋慶歷間長沙僧希白重摹本亦佳紹興間第三次重摹者失其真矣元陳繹曾云希白摹刻潭帖風韻和雅骨肉停勻但形勢俱圓頗乏峭健之氣石在潭之郡齋

黔帖

黔江帖北宋秦子明者為長沙副將買石令郡人湯正

臣父子重摹僧寶月所翻閣本法帖世所稱潭帖者載歸壁之黔江紹聖院者此本字情墨法的係宋搨之佳者但以曹陶齋譜系考之多有參互處

汝帖

汝州帖迺摘諸帖中字牽合為之每卷後有汝州印後會稽重摹之謂之蘭亭帖其石不佳弃州以王寀輔道守汝州因徧搜諸碑帖篆分隸草而節取之自皇頡夏禹以至錢忠懿郭忠恕得十二卷其所留淳化亦不過

十之一二自謂甚博而且精而不知其所得者多虎賁重儓之類耳且自以險急偏傾之勢發之石理麤而刻工拙所謂鮑老當揚郎當舞袖者耶第其刻在汝大類社之樗今尚可揭也方衆甫汝誌以汝舊有望嵩樓樓四壁皆帖石嵢嵌輶軒至輒搨以携去人患苦之後因樓燬有司采此瘞之馬廐者積數十年迷不知所向矣成化中廐有光怪馬數夜驚察之是鋼帖處因掘出洗刷置州吏舍是帖竟不知誰何人所拓也葢閣帖自澤

絳下摹刻極多即宜備一種如闕漢卿高則誠雜劇不妨諸優各自般演

鼎帖跋 凡二十二卷紹興二十一年通判趙子澹刻

今年春正在吳閶得王伯谷所藏宋搨絳帖頭攜以自隨疑為澧州帖觀其每數十行輙有武陵二字又疑為鼎帖及入常武署中繙閱第一卷以宋太宗為弁跋曰太宗皇帝御筆在絳州摹為諸帖之首後款名曰鼎州提舉曰沅辰判事常武為鼎州而武陵其附城邑也乃

定為鼎帖特為絳州二字所誤而世人只知有絳帖遂誤為絳州帖耳絳帖鼎帖星鳳樓羣玉堂黔江澧州淳熙秘閣續帖世皆無傳至有對面不識者余乏具眼猶知林頭捉刀為真魏武耶誌此俟他日語伯谷了一公案也乙巳六月七日舟次城陵磯時自常荆校士還武昌書　其昌

武岡帖

武岡武陵帖皆淳化之冢嫡世不多見今遂至二十卷

實為奇絶刻搨婉峭時有勝于淳化者不可為耳食人道也　其昌

余見千金帖後又見廟研山秋壑閣帖又潭帖鼎帖星鳳帖獨晚年獲見武岡帖皆諸帖所未經刻者即刻者姿態翺瘦真異本也　繼儒

武陵帖二十卷較諸刻增益最多然博而不精

臨江二王帖

晉二王帖右軍上中二卷大令一卷前為二像扶侍者

各一盏宋臨江石刻也黄伯思謂淳化閣帖多膺本惟十七日等帖後有文皇勅字一卷最佳此本削汰去閣帖中之僞者而博采諸收藏家真蹟及諸名刻命好手雙鈎上石掩映斐亹剜有生氣為書家一代冠冕是帙故弇州物也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標之曰宋搨第一崇禎辛未中秋日歙友黄規仁持來獲覩於東雅堂

臨江戲魚堂帖

宋元祐間劉次莊以淳化閣帖十卷摹刻于臨江除去

卷尾篆題而增釋文在潭帖之次陳繹曾云此帖在淳化翻刻中頗為有骨格者淡墨搨尤佳

星鳳樓帖

宋尚書趙彦約刻于南康雖衆刻重摹而精善不苟陳繹曾云是帖南宋曹士冕摹刻工而有餘清而不穠亞于太清樓續帖此外有利州帖宋慶元中劉次莊以戲魚堂帖并釋文重刻石于益昌其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稍大又蔡州帖臨摹絳帖上十卷刻石出于臨江潭帖

之上彭州帖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彩紙類北紙東庫本世傳潘氏子析居法帖石本分為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上十卷絳守重刻下十卷足之一部名東庫本其家復重刻上十卷亦足一部于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後金人重模者天淵矣若賜書堂帖宋宣獻公綬刻于山陽有古鍾鼎識文絕妙但二王帖未精石已不存後有重模本寳晉齋帖宋曹之格模刻在諸帖中最下為星鳳之子王麟堂帖汴人吳

摭居父模刻穠而不清多雜米家筆仗葢摭字類米芾故也羣玉堂帖韓侂胄刻所載前代遺蹟最多後亦有宋人書至今有潘氏淳化閣帖乃潘允亮自摹入石顧氏淳化閣帖乃顧仲義借潘氏所藏宋本摹勒上石復刻淳化法帖釋文考異最為詳確餘刻玉泓館蘭亭柳公權蘭亭十七帖蘭馨煙條等帖潘氏亦鐫宋本蘭亭後有趙文敏公十八跋欲考閣帖者不可不知其支派也

甲秀堂帖 尚有雪溪堂帖為王庭筠所刻寶晉齋帖為曹日新所刻

曹昭明以此帖五卷爲廬江李氏刻前有王顏書多諸帖未見後有宋人書亦多未見乃王元美以爲廬山陳氏刻近多模本其真者頗淳雅可愛蔡中郎九疑山碑雖見宣和書譜而行筆絶類開元孝經陳思王詩及鷄雀賦亦然黄伯思辨其爲李懷琳僞本極可據也惟眉山豫章襄陽諸尺牘奕奕有姿態耳

東書堂帖

周憲王爲世子時手摹上石大約以淳化爲主而秘閣

續帖亦時有删取至宋太宗以後蘇黄米蔡諸家勝國虞趙鮮于之跡皆與焉亦曾進御憲王臨池之力雖精惜天資少遜故粉繹有餘膚理不足葢摹筆使古人之跡屈而從手必双鈎廓填始可免此病也

寳賢堂集古法帖

晉靖王為世子時以閣帖絳帖大觀寳晉為主而益以邸中所藏宋元及明人墨蹟摹勒上石于行款次第頗不俗第石理既粗而摹刻搨三手俱不稱以此在諸帖

下當孝廟時常進御親為手書褒美之其所自叙頗夸詡墨蹟之盛而所見寥寥乃爾也

真賞齋帖

帖三卷第一為鍾太傅薦季直表初在相城沈啓南所李貞伯吳原博俱定為真蹟後歸華氏第唐以來落何人手不入天府及竇臮賦述肩吾懷瓘品斷中又卷首有米芾印芾自言生覩真蹟自晉而止無漢魏者寶章待訪諸録亦不言太傅此為妄益無疑結體雖與宣示

墓田少異余嘗評之分法十六楷法十四要非二王以下人手第二右軍东生帖妙甚徽宗時進御者第三唐人摹王方慶進先世書凡二十八人其存者僅此內右軍二帖有篆籀隸分法黯淡古雅出蹊徑之外餘帖雖有剛柔擫磔之異種種可翫沈啟南嘗從華氏乞得令文徵仲雙鈎復刻停雲館中此華氏本也摹本既精搨法亦佳為爾時法書墨本第一留山房中歸耕作勞假以散力　世貞

此即唐人所進萬歲通天帖而首益以鍾書耳項孟璜家唐摹本即張句曲所嘆賞以為不見唐摹不足以言知書者清士簏中不多得妙蹟遇拓本善者即應作難遭想矣況此石已災倍宜珍襲　日華

文氏停雲館十跋

第一卷晉唐小楷自右軍黃庭至子敬洛神雖極摹搨之工然不離文氏故步虞永興破邪論叙規倣曹娥神明不足耳率更心經陀羅尼咒雖用筆甚勁而結法小

圓似不類碑石存者陰符經真草兩帖俱有小法顏書麻姑壇不如舊本拙而存古意歐陽永叔謂魯公無此筆非也此是東方朔家廟碑縮小者度人護命經如匹銅雀遺瓦令人寶愛豈惟翰墨已耶

第二卷唐人雙鈎王方慶所進真蹟後有岳珂張雨諸跋右軍二帖無上神品大令光祿并餘跡縱横如境雖再經摹勒咫睫一閱諸蹟喪氣李懷琳偽叔夜書見諸書苑甚詳此君精能之極幾于悟解胸次不甚高故小

乏風骨耳後湯文二跋亦詳縟可喜

第三卷顔魯公祭姪文有天真爛漫之趣行狎之妙一至於此噫此草稿耳所謂無待而工者忠義真至之痛鬱勃波磔閒千古不泯陳深陳繹曾文徵明三跋亦該洽稱是朱巨川告徐國柱沠吏楷耳懐素千文作小行草號千金帖貴在藏鋒而少飛動之勢林藻鄂郎帖古雅殊勝非後人可及楊少師神仙起居法後有米友仁商挺留夢炎諸跋山谷極推重之至目以散僧入聖昔

人云張芝先吾所不解余于少師亦云

第四卷宋名人書李建中宋初第一手蘇黄諸公起乃稍稍掩之書家者流譏其庸拙此行筆可見杜祁公行草僅免俗耳而耳觀相史至黄裳陳暘跋如小兒塗鴉胡重也汞叔鄉社老人動止供笑乃煩自矜許豈獨知人難哉文潞公乃無論結構亦老逸可念王荆公本無所解而山谷海嶽爭媚之何也中間僅一二紛披老筆蔡君謨二紙差强人意然多圍圍未暢坡公語老共四

紙雖結法小異而俱能於形勢外取態頽叟存故事耳

惟顚米九帖㷡㷡光彩射人趙氏法書當以此帖第一

其與人札云張旭俗子變亂古法髙閑而下但可懸之

酒肆後人評米書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亦畧相當人

苦不自知耳

第五卷蘇才翁子美各一紙宋人謂才翁書法妙天下

則不敢信比之子美較老蒼耳子美亦自有字學范希

文司馬君實如邵伯之甘棠不以書也馮當世范忠宣

亦然林君復有書名而此不稱此外如少游參寥薛道祖范文穆姜堯章李元中皆有可觀文穆南宋人誤寘此中

第六卷為南宋名人書如王定國錢穆父賀方回陳簡齋皆元祐政和間人文氏誤耳米敷文陸秘監之奇逸張于湖之調暢韓子蒼定國方回之老健虞雍公之儼雅皆有可采者張即之大擅臨池惡札之權垂此行押差未眂者耳朱紫陽張敬夫文信國儒林國禎千秋尚

新豈在書予葉少藴筆不佳甞仕顯矣好構撰其人才亦下中

第七卷為元名人書鄧文原二扎皆有清令之色昔人評鮮于太常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此扎殊有米顛糾糾風骨必仁亦瀟灑可念虞仁壽扎似傷佻康里巎評者謂其雄劍倚天長虹駕海不無由筆又謂如鶯雛出巢神彩可愛頡頏未熟未語得之巎又言吳興日可作萬字儂可三萬字恐無此理趙彥徵周景遠

吳興之優孟揭曼碩顧伯防陳敬初之魯衛他如胡長孺宋清容饒介之張貞居王叔明不無一二佳者要亦偶然之合耳倪元鎮筆如風女兒灘淺長袖豈為丹青所攜借耶以俟鑒者

第八卷為吳興趙文敏書行草尺牘若干首適媚清麗妙有晉人風度小楷常清淨經千字文各一篇精工之極妙過黃庭洛神惟凡骨未盡換耳昔人謂之儀鳳沖霄祥雲捧日又云上下五百年縱横一萬里舉無其敵

真知言哉
第九卷宋承旨濂舍人璲各一紙書述稱宋氏父子不失邯鄲覺舍人小縱耳承旨翩翩有顏米筆意孟舉叙字小楷可謂精能宋克章草書于彼法中太傑露未是合作然已足壓卷解學士似為銜橛所苦未甚馳驟然跛足差少稍明舉舉出藍之能沈學士一頌一札清婉流媚故是當家然與詹生俱淘洗宿習未盡書述謂沈大理毬鞠少年危帽輕衫然哉徐武功是米書之傑浮

者馬刑部是米書之病狂者劉西臺是吳興之局促者李少卿愛寫此疏是其得意事故出得意筆有純綿裹鐵之狀張汝弼以小故佳目再一展便不足言

第十卷為祝京兆允明書古詩十九首秋風辭樗櫟歌嘗從文嘉所見真蹟清圓秀潤天真爛然大令以還一人而已顧華玉跋不能佳文徵仲代為書石者後有陳道復王履吉題字亦可觀書述一篇京兆評國初至考正名筆差許仲溫民則而惡汝弼其所揚抑皆當

味其微託固欲與吳興狎主齊盟矣書法倣章草不能
造微亦自不俗

此王元美先生所跋為停雲初搨本後入孫過庭譜
增毛澤民李端叔王定國諸家其兩宋人倒置者改
正焉王肯堂太史云近世盛行長洲文氏停雲館帖
皆作待詔父子手脚而小楷尤為失真之極不特晉
法書亡即褚虞歐顏筆意蕩然無遺矣吾友董玄宰
刻戲鴻堂帖亦一色自書即雙鈎林印安及萬帖有

王涯永存珍秘印大卷前有梁秀收閲古書印後有殷浩印浩以丹秀以赭是唐末賞鑒之家其間有太平公主胡書印王溥之印是五代相家寶藏侍中國壻丞相子也

淳化中太宗嘗借王氏所収書集入閣中十卷内郗愔兩行二十四日帖乃此卷中者仍于謝安帖尾御書親跋二字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瑋家余同王涣之飲于李氏園池閲書畫竟日末出此帖棗木大軸古

青縹花錦作褾破爛無存模晉帖上反安冠簪樣古玉軸余尋裂擲棗軸池中折玉軸王渙之加糊共裝爲一坐大笑要余題跋乃題曰李氏法書第一亦天下法書第一也又晉謝奕桓溫謝安三帖爲一卷上有寶蒙霽印謝安帖後以濃墨横捐遂全暈過後歸王詵家分爲三帖云謝安帖以墨重暈唐人意寶此帖而反害之也李瑋云亦購于王氏

晉右將軍會稽内史王羲之行書帖真蹟天下法書

第二右軍行書第一也帖辭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
進鎮云云長慶某年月日太常少卿蕭祐鑒定在王
禹玉家後有禹玉跋以門下省印印之時貴多跋後
為章子厚借去不歸其子仲修專遣价請未至是帖
亦甚草草石工又庸劣故不能大勝停雲玄宰書蒙
能品作此欲傳百世乃出新安吳用卿餘清齋帖下
甚可惜也此論與弇州俱為得之珂玉識